

僧徒奉春日神木以訴事。至宇治。遣兵撤橋防之。大覺寺法皇使前權中納言藤原雅藤罷防禦兵。神木入法成寺。公卿相率奉迎。

臣世弘謹案。人有恒言曰。儒佛。儒佛豈可並稱者也哉。夫儒者之道。明人倫焉。修己以治人者也。佛氏之道。弃人倫焉。淨心以獨善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有可一日而弃人倫者乎。無有也。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可一日而離儒者之道者哉。爲上者明倫以治人。爲下者明倫以治於人。是故天子儒也。公卿儒也。諸侯儒也。士大夫儒也。巫醫卜祝儒也。乃至於農工商賈。阜隸輿儻。亦皆莫非儒也。佛氏則異乎此。視其形。則非國家之法也。視其居處飲食。則非人情之

常也。是特枯槁苦淡之士之所安。使之入山林而與木石伍。雖無益於世。而亦無害於人。如斯焉耳矣。有黠僧唱爲禍福之說曰。興伽藍足以爲功德。造塑像足以爲福田。捨身歸佛者則必滅罪劫。說神鬼指襍祥。講張誑惑無所不至。於是王公士大夫駸駸乎溺其說。天皇而剃髮者有之。公卿而袈裟者有之。盛土

木以耗國財。鑄金錫以竭地精。舉名山大川腴田良民。封諸乞丐沙門。寺觀日廣。緇流日衆。勢若侯國。然乃曰佛法之與王法。猶車之有兩輪。禽之有雙翼也。視天朝如鄰國。有少不如意。則結徒以嗾訴。舉兵以侵闕。或放火宗廟。或蹀血京師。曰君之尊不若師之尊也。寧叛君父。不叛如來也。非釋迦之教本然。而弃

倫之弊有以致此也。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焉。是豈可共爲治哉。故曰王室之所以衰者三。佛法居其一焉。如德治丁未之事。亦可謂當代之厄也。或曰。織田右府焚叡山而浮屠之跋扈衰。寬永假寺藉以禁耶蘓。死喪之事壹以緇徒掌之。其職如周官之塚人墓大夫。是佛亦可以儒道治也。則自今而後保必

無如前古驕暴者與。曰。未也。僧徒驕否視天下之治亂也。天下治平。前古有如今日者乎。無有也。則僧徒之不驕。後世亦無如今日者也。明矣。使百世之後天下或有事乎。僧徒之驕暴必倍前古。何也。以今世佛寺益廣。而親鸞日蓮之徒最頑且悞也。然則治國家者將何以待之。曰。修戶藉。復度牒。建養窮民之法。設

入緇流之律。寺可廢者毀之。僧破戒者還之俗。嚴而不迫。寬而不縱。期之以數十年。其要則我修吾本而已矣。

後村上天皇

正平廿一年丙午 北朝後光嚴天皇貞治五年。征夷大

將軍足利義詮九年。

正平廿二年丁未 北朝後光嚴天皇貞治六年。征夷大

將軍足利義詮十年。

正平廿一年。京師飢疫。死者盈街。秋八月。北朝將軍義詮逐其執事足利義將。義將高經子也。初高經子氏賴娶佐佐木高氏女。會執事闕。衆意擬氏賴。而高經以後妻故愛義將。薦為執事。以其年少。已代決事。高經有宿望。人望治績。而為政嚴酷。諸守護舊賦五十分一。更取二十分一。嘗宴諸將。高氏不往。而自張妓樂。高經啣之。會高

氏欠賦二歲。因罰之。奪其攝津守護。義詮造別第于萬里巷。徵役諸國。赤松則祐亦坐功。緩削邑。則祐高氏婿也。高氏課京師戶租。修五條橋。過期不成。高經出私財。不日成之。於是高氏與則祐譖高經於義詮。義詮密使佐佐木氏賴徵兵近江。欲討高經。高經聞之。入見。泣曰。老臣果有罪。命一介之使。賜死可。何煩徵兵。臣以不才忘私。

利公。謗讟所叢。不敢愛余年。唯恐將軍得殺者舊名耳。義詮亦揮泣久之。將出。義詮徐曰。衆怒難犯。卿且就國。高經乃退。既而佐佐木氏賴率兵入京師。高經亦聚旗自保。義詮遣僧覺濟曉喻再三。即夜高經與子弟率騎三百。馳還越前。據杣山城。義詮遣畠山義深等將兵七千余人圍之。高經乘城固守。未能下。

廿二年。秋。高經暴病死。義將降。高氏多機智。善逢迎。自高師直後。獨固權寵。家極豪侈。陷四執事。而已每解脫。義詮欲以爲執事。足利基氏薦細川賴之。乃止。冬。義詮卒。子義滿嗣。賴之爲管領。義詮臨終。撫義滿。謂賴之曰。付卿一子。又指賴之。謂義滿曰。與汝一父。賴之竭心輔導。中外大服。

臣世弘謹按。前修有言。數生於理。理有

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故求天於天者。不若求數於數者。不若求數於理。觀於足利氏丙午丁未。君側有姦。大臣不和。宿將擁衆。而據城。亂形成矣。及細川賴之一出焉。亂轉爲治。禍變爲福。足利氏之業。由是大興。傳云。吉人吉其凶。信哉。

稱光天皇

應永卅三年丙午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復任二年

應永卅四年丁未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復任三年

應永卅三年春正月京師火。

卅四年冬十月赤松滿祐作亂將軍義持遣兵討之既而赦之初赤松則祐叛後醍醐帝而事足利尊氏領播磨備前美作滿祐其孫也義持寵其族持貞因欲削其國分賜持貞滿祐怒自焚其京師第奔歸播

磨義持遣細川持元山名滿熙往擊之諸將多與滿祐連姻不欲往連署訴持貞無狀義持不得已令持貞自裁而赦滿祐歸京師。後十四年滿祐弒將軍義教將軍義勝討誅之。

臣世弘謹按昔者劉漢封諸侯王大者百余城小者廼三四十縣勢過強矣及武帝之時謀臣獻策漸割而削之一王之地分爲數王一侯之封分爲數侯是

其事與足利氏分赤松封相類。而滿祐則拒命作亂。終之以弑逆。比之漢氏王侯束手就制。西京之治由是益隆。冰炭相反。何也。勝定公所爲壹出於愛憎之偏。而非爲社稷計也。漢氏則君臣有深籌。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不如推恩分子弟以殺其力。是非宗社公共之慮乎。荀卿曰。公生明。偏生暗。明者之處事。必

悉情理。暗者之行事。每冥行而妄作。公偏明暗之異其科。此其所以異治亂也歟。

後土御門天皇

文明十八年丙午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尚十四年

長亨元年丁未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尚十五年

文明十八年。初上杉氏有兩宗。曰山内。曰扇谷。扇谷氏居相模大場。山内氏居上野。



平井。二氏世爲關東管領。彌兩上杉。山内最强。權過其主。扇谷當定正之時。有臣曰。太田持資。削髮號道灌。道灌勇有才畧。練達武事。兼好讀書。最精築城之術。築江戶川。越二城居焉。與父道真協心。大播恩威。八州將士漸背山内。歸扇谷。山内顯定患之。起兵屢擊定正。不得志。顯定陰圖除道灌。以斷定正手足。乃縱反間。盛稱道灌材

兼文武。善得士心。非爲定正下者。扇谷家人素嫉道灌者。亦乘間放讒。定正稍忌之。秋七月。自將兵襲道灌。殺之。子資安與道真共降顯定。顯定大喜曰。定正陷吾計中。不足復圖。

長亨元年。顯定調兵發平井。擊定正。由是兩家構兵弗弭。扇谷稍衰。是歲佐佐木高賴以近江反。將軍義尚興兵伐之。高賴奔

甲賀山。

臣世弘謹按。足利十餘世無人才。諸將獨細川賴之。陪臣獨太田道灌而已。語云。聖人有金城。忠賢之謂也。若二子者。近之。方定正殺道灌時。必曰彼所築之城在焉。殺其人而留其城。智之上者也。殊不知所謂城者。在於人而不在於壘。昔者宋檀道濟以讒被收。怒曰。乃壞汝

萬里長城。及拓跋氏大舉伐宋。宋主登石頭城。北望嘆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道灌臨死。想應有壞城之嘆。而定正有宋主之悔。則獨未之聞。豈不太昏矣哉。

後奈良天皇

天文十五年丙午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元年

天文十六年丁未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二年